兵書

八編類纂

二十四甲

1加3
1717
77-24

門 1加
1717
79-24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宜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烏銃爲威中國之具甚

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絶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　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　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點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土兵夷兵雖云濟一時之急終爲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爲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爲中國一敵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煑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

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
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
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
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叠放雖百物之衆
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内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
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眞的可以取將擒王
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
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
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
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碾信則火門易
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
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開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
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捍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
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内對眞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
絶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閃棍虜縱
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
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
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
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内鳥銃照定施放中敵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鏡熱不可再放若
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鏡可以
長放不歇有狠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
若三眼鏡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眞不如烏鏡之準
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
眼鏡不如烏鏡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
如耳　客曰烏鏡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鏡三放
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奈
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荅曰袂鎗之制筒少長
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鏡是
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
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
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
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鏡放出
矣若兩頭十鏡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
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　客曰火箭如
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
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
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
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中三寸信外鏃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客曰火毬火磚火罐之制願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腳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

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
則不敢復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
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罐入鼻鼻各繫火繩四
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
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罐破罐破則藥見
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
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
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
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
先發均反爲累況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罐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
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
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
未反害人而先自害　客曰火罐之製今變其藥線
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
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柰何　荅曰焚帆之制有遠
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
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鍬打二萬鍬不可其
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
鍬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

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戚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捶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竈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爲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上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干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刁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人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特角之勢可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五在腹中吾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爲之車上載佛狠機一或百子鏡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大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我　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無決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對眞而又不中何也荅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子舊有欣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强於子火銃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予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當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縢以絮被盡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其風則入其口其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　客曰海濶浪大洄不能前柰何荅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響鏑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鬬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胷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馮應京說

敵臺圖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墻各時勢不
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
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墻上則無可藏處
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
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
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
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
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
右相救騎墻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墻平外出一
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

上層建樓櫓環以垜口內衛軍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令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

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郎機八架		子銃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鐵錘八把	
鐵剪八件		鐵錐八件	
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	
圓木座八箇		木捉八根	
合口鉛子二千一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錘八把		鎚八把	
剪八把		藥匙八件	
藥碗八箇		火藥四百斤	
火繩二十根		火箭五百枝	
鐵頂尖棍八根		鑼一面	

烽堠圖



鼓一面
木梆一具
石砲五十个
河光小石四千塊
食米十石

旗一面
大水甕四口
河光大石四百塊
煤炒二石
鍋二口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蒭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參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戚將軍所練也）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諺
墩舉烽左右分傳計薊鎮邊墻延袤曲折二千餘里
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
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
鎮邊墻一體警備軍士乘墻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
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　隔爲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內半間百總住
炕各一座　　米一石
鍋竈各一口　　水缸一箇
碗五箇　　碟五箇
稻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分

大鏡五箇　盞口直口碗口纓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　白旗三面
燈籠三盞　白紙糊務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以上俱官紙
大木梆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要性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擂梆必雙應聲合而可遠該路採木造與
旗杆三根　好繩三副
發火艸六十箇　用房間覆之毋令雨濕
火池三座　連草苫蓋聽用每座方五尺張口廒草多火亮
火繩五條　火鐮火石一副
旗竿三根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旗每根相去五丈
扯旗繩五副　務要新粗每半年一

以上俱軍採辦

快讀一過想見將軍得未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多多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即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烽歌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參將戚繼光曰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　成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諳火攻法

二三一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銃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巳巳虜騎薄都門京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干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亥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狠机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銃一百箇　烟罐一百箇
弩箭五十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銃火藥二百斤　弩藥一百斤　大小鉛彈二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箇
鈎鐮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肚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一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罐一百箇　大旗二面并號帶
大蓬二扇　小蓬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扳船索一根　纜後手索二根　椗纜四條每根長二十丈
絞椗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十箇
鐵鍬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四把
鐵鏨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行　小鼓四面
大挽旗一頂　方正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攙梁
燈籠十盞　木梆鐵鈴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葉黎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篾匾一面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　碗口銃三箇　鳥嘴銃六把
噴筒五十箇　烟罐八十箇　火砲一十箇
火薄五十堰　火箭三百枝　粗火藥二百斤
鳥銃火藥六十斤　藥弩六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旋　大小鉛彈二百斤　釣鐮六把
砍刀六把　過船釘鎗十根　標鎗八十根
藤牌十二扇　寧波弓二張　鐵箭二百根
灰罐五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櫓二根　舵二門
挽槁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椶繖四根　絞椎索四根
鐵鍋二口　水桶二擔　鐵鋤二把
花碗五十　鐵鋸二把　鐵鑽二把
鐵斧二把　薄刀一把　鐵鑿二把
更鼓一面　小鼓一面　鑼一面重五斤
五方旗九面　燈籠四盞　木梆鐵鐸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二十六根
鐵挨蔡八百箇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麻繩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篾盪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　碗口銃三箇　鳥嘴銃四把
火繩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　烟罐六十箇
火砲二十堰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一百五十斤
鳥銃藥四十斤　藥弩一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旋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斤　過船釘鎗一根
鈎鐮四把　砍刀四把　標鎗四十根
灰罐三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遮陽蓬八扇　大櫓二枝
邊櫓八枝　舵二門　舵二門
竹筒二十枝　大索四根　扳舵索一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碗口銃一口并炮盖　鐵鍋一口　棕後手索二根
椶繖索一根　鐵鍋一把　銅鑼一面重五斤　鐵鋸一把
花碗四十箇　鐵鐸一把　鐵斧一把
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

更鼓一面　小鼓一面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梆一具　鐵鐸一箇
備用松杉木五株
繩五根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淮三十斤
灰二擔　麻三十斤

各兵自備用

筏匙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一火箭只著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百用一二人用鐵鍬執炭火數鍬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盖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次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

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
斬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
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候銃手管藥兵夫一體
軍法施行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
違令察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
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徹浮水以便班
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
夫遇泊船山嶼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
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
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拏治不恕　一往來

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
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
哨勦聯近烽候即時接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
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
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
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
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
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
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

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罾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謹行泊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二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八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十一二十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　丑未長　辰戌平
二十五二十六　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七二十八　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九三十　辰戌長　丑未平

江北潮候

初一子午正　初二子午末　初三丑未初
初四丑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寅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寅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二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巳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初
二十二卯酉正　二十三卯酉末　二十四辰戌初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初
二十八巳亥正　二十九巳亥末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至初七二十三至初二爲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二十二爲小汛潮小而遲　一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申

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則汐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兎入鷄腸
三七發申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大蔵
五月生艮歸乾上　神冬出兎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五九五更二點徹　二八五更三點歇
三七平光是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一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

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一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一日風起早晚和明日須防再多
一有暴惡之風畫日而沒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一凡東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非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淨
一防南風尾非風頭南風愈吹態急非風吹起便大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雪風起雖顛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
一屑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一小深生靛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驻雨白肚風
風雨一声風二声雨三声四声斷風雨　一夜間所九遊遥烏叫十

一暖籠張得鰡魚主風雨　一水蛇蛸在芦青高起主水高若干漲若干田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一月盡無雨則來之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日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日爲始算至五日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五月忌雲至風以正月下雲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忌二十四掃塵風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輈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衆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衆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管子地圖篇）

益勳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弛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
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
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陳師道舉策

議論雄橋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客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
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期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
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
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
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
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
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何踐不顧舊壍、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子胥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比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蘇洵孫武論）

兵制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

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成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郵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克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

募兵皆如此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諠譟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容遍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昭宗乃爲胤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爲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
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宣苑使王殷爲
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
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
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
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
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遣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
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义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
存又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温作亂莊宗戲（誤）之曰汝既
負我附崇韜存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
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
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
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
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
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捃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遣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驕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

河北京東西路（多）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宜得不弱兵不可泥乎）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開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大夫爲之故卒乘輯睦今以弓弩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

議是而三丁剌一則非矣

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剌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剌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亦太監）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剌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

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旬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傘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帝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請復唐馱幕之制

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冦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朝廷
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
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御與救
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尹洙兵制策〕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
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
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
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
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
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
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
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
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
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
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
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
無大功忝員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
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
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
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
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
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
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

惰卒始知所懼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
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
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
擊賊潰于崑崙關驟直衷用等皆遁青晨會諸將堂
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
門斬之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諸
諸道選兵詰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
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

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

間二日憲宗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一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柬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就可必矣帝深納之（晉羊祜請伐吳書）

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親
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
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
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間太平之基不
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
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
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
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
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
不同不先博盡而容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
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
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
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
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計賊之
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
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杜預請伐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
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
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
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
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
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輒關方軼而進兼與陳氏
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鴉又募山南驍銳
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
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鴉以北萬春以南廣
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
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
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
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
中必自離叛（何待觀釁）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
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
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
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書奏周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
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
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
匿之買槳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
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
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
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
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
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
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
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
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
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
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
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
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
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邪可專

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分道出兵最忌不相知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摘蕭摩訶、釋而禮之、任

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
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
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
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
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崇
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
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
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
同束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
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弼燒門入
閤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愧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隋嚳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
很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去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能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誦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鼎鑊甘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三語是出處之正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餞之南家之牆壁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黶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黶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債將鼈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知若賢也、呂覽一召數篇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思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炮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

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陳豨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反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

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奏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非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

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令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將皆曰諸

於是饗士秣馬開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

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張繡之追曹操也
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
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
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勝兵追退軍而公曰
必敗以敗軍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也詡
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
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
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
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
戰必勝也繡乃服、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

劉裕在洛陽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
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
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
實用子泓儒而多病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
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農曰農藉父兄之資修復
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蠶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
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非僥
幸容超南皐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
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
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非有桑然窺伺

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乎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沛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亦不可舉兵非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非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尚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栗水柔然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栗水西行分軍搜訊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

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爲深入有伏兵（果如浩言）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既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以恩破恩亦一奇也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兒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

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長欵
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乃棄諸州民夫使自支
珂等帥之列長壕柴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
火鋪連延數十里晝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
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
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
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
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
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
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
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
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
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
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
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非方未可圖
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絶紛
紛之說皆不聽

秦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拜爲鎮軍府軍魏褐飛自稱衝天王率氐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猝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三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非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

人料　討賊

唐德宗以河中爲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東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梟矣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盛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句曰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恩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鬬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亏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恩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

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弊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禍、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驅四方、匪寧處、然後皇基克搆、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鑾旅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

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劒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涉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民强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

蒭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　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冦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冦逼宮城、王旅挫敗、出告諸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天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狗難、哀恨自咎、五精摧殞、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
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劒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
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
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陣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
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
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能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蹟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
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浔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田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禀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衞又唇齒之喻

吐肝露膽
金石可開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網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于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合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卯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垂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矛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騎萬餘來攻不下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伏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計且天子幽逼祉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汨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使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巨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于嶠　郗鑒聞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非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窓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

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
祖約蘇峻不恭天命長王誅凶尻肆進干國之紀
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脇幽主扳本塞源殘害忠
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
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
桓糾盟葢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
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
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
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
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欲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
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
攻城不扳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
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楊
州八部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
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
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卅徒立大
業間阿虔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
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
以爲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軼而前勸鑒退

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
厚顧荷託任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强寇
在郊衆心危迫君膺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
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
圍解蘇逸等走吳與鑒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
餘口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
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
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
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
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皆
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
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
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
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
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
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

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令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媿部伍乃

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太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凡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慨然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　宋仁宗以元昊勢

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狹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慮

未能大剿黠虜若鄜延以幸利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强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歷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成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不敢犯法籍命部將秋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各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桑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自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

正彥劫帝傳位於魏國公叀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一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上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旨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浚以顧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顧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轔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轔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

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働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未勝非紿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撫慰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轎往杭因報書於正彦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瑪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青黃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玆官官之手承之漕挽幾陪臚膾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玆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
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詹聖皇
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竝
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
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宋勝非謂之曰、勤
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
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
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勗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
朝於詹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
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願浩

張浚軍次秀州、願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
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
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
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
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
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翊衆
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
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急趨
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
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

修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賊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瓯閩甚遒，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蒲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反

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桑吉傳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

是作事人語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署曰。惟予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遁。李貴郎前執之。亦中曦頰。曦反撲貴於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效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

不次推賞書昆旨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
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
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討賊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盜弭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
不克爲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
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
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召募之戒

無事亦不可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糧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遣賈琮
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
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
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
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
長沙湘州悉平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
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
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
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
來共輕貴遊儁木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

等清官遷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木不
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
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
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簿孟讓北海郭方豫清
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澗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
衆攻剽多者十餘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
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望風沮敗惟齊
郡丞張須陀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簿大
破之簿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陀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
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陀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
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
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
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馳至
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
陳敗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
陀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

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
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
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
才略不及實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
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
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
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
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
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
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竹器不及建德處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
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
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
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
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
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
兵葦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
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
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
虞世基皆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楊義臣破降河

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天后時始安蠻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臼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虫之聚感克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
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頴淮江爲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貙虎之士畏懦蹴踏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鬬其口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七箸起立豈以爲
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
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
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徼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此召募非
后世召募
也

有慫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韓愈與鄧州
柳中丞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
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
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
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
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
耳潼至山中盈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
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
去汝十步汝眞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潼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
竟擊滅之

王仙芝攻蘄州王鎔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
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

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元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即斬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譁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斬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惟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倡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爲盜於市并滅其家於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竄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
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
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
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
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
而止黃佐襲周倫些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士安不受王燮命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
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
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
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神小圖示浚浚欲
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
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
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
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
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
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
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
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擣其舟盡壞大枝窮赴水死飛
入賊壘餘會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衆八日
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梟
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
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
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
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
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
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
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諉之天時宜且勿論

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繫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有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人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
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
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
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
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
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執
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
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
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

使抱暉將行嘗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
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
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
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
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反
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諸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
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
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
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
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
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
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
西向拜燧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
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
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
河中懷光舉火誓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
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
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城謂僚佐曰始吾謂
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
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
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
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恭候晟謂
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欲遣兵防援又禾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詰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誠待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頓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劉鄴既敗河南大恐鄴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

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秣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覇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據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

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歐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出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事連

所至刼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
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
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
玠从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
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
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
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
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
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
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
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
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
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
進逼乘輿帝靳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
坐鐵哥進酒塔不反不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
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

折奸

而和故來爭

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晉明帝時郗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關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覺當誅昭帝緣恩寬恕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所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